

黃金

黃金

一九二八年四月發印

實價五角半

一九二八年五月出版

1—1000

王魯彥著

黃金

著者

王魯彥

印行者

人間書店

發行處

人間書店

上海開北寶昌路輔德里

錄 目

黃金	一
毒藥	三九
一個危險的人物	六三
阿長賊骨頭	九七
微小的生物	一八一

黃金

陳四橋雖然是一個偏僻冷靜的鄉村，四面圍着山，不通輪船，不通火車，村裏的人不大往城裏去，城裏的人也不大到村裏來，但每一家人家却是設着無線電話的，關於村中和附近地方的消息，無論大小，他們立刻就會知道，而且，這樣的詳細，這樣的清楚，彷彿是他們自己做的一般。例如，一天清晨，桂生嬌提着一籃衣服到河邊去洗滌，走到大門口，遇見如史伯伯由一家小店裏出來，一眼瞥去，看見他手中拿着一個白色的信封，她就知道如史伯伯的兒子來了信了，眼光轉到他的臉上去，看見如史伯伯低着頭一聲不響的走着，她就知道他的兒子在外面不很如意了，倘若她再叫一聲說，『如史伯伯，近來

蘿蔔很便宜，今天我和你去合買一擔來好不好？」如史伯伯搖一搖頭，微笑着說，『今天不買，我家裏還有菜吃，』於是她就知道如史伯伯的兒子最近沒有錢寄來，他家裏的錢快要用完，快要……快要……了。

不到半天，這消息便會由他們自設的無線電話傳遍陳四橋，由家家戶戶的門縫裏窗隙裏鑽了進去，彷彿陽光似的，風似的。

的確，如史伯伯手裏拿的是他兒子的信；一封不很如意的信，最近，信中說，不能寄錢來；的確，如史伯伯的錢快要用完了，快要……快要……

如史伯伯很憂鬱，他一回到家裏便倒在藤椅上，躺了許久，隨後便在房子裏踱來踱去，苦惱地默想着。

『悔不該把這些重擔完全交給了伊明，把自己的職務辭去，現

在……』他想，『現在不到二年便難以維持，便要揜動，便要擰持不來原先的門面了……悔不該——但這有什麼法子想呢？我自己已是這樣的老，這樣的衰，講了話馬上就忘記，算算賬常常算錯，走路又踉踉蹌蹌，誰喜歡我去做賬房，誰喜歡我去做跑街，誰喜歡我……誰喜歡我呢？』

如史伯伯想到這里，憂鬱地舉起兩手往頭上去抓，但一觸着頭髮脫了頂的光滑的頭皮，他立刻就縮回了手，嘆了一口氣。這顯然是悲哀侵佔了他的心，覺得自己老得不堪了。

『你總是這樣的不快樂，』如史伯母忽然由廚房裏走出來，說。她還沒有像如史伯伯那麼老，很有精神，一個肥胖的女人，但頭髮也有幾莖白了。『你父母留給我們的祇有一間破屋，一口破衣櫥，一張舊牀，幾條板凳，沒有田，沒有多的屋，現在，我們已把家庭弄得安安

穩穩，有了十幾畝田，有了幾間新屋，一切應用的東西都有，不必再向人家去借，只有人家向我們借，兒子讀書知禮，又很勤苦——弄到這步田地，也够滿意了，你還只是這樣憂鬱的做什麼！』

『我沒有什麼不滿意，』如史伯伯假裝出笑容，說，『也沒有什麼不快樂。只是在外面做事慣了，有吃有笑有看，住在家裏冷清清的，沒有趣味，所以常常想，最好是再出去做幾年事，而且，兒子書雖然讀了多年，畢竟年紀還輕，我不妨再幫他幾年。』

『你總是這樣的想法，兒子苟能幹了，放心罷。——哦，我昨晚做了一個夢，忘記告訴你了：我看見伊明帶了一頂五光十色的帽子，搖搖擺擺的走進門來，後面七八個人抬着一口沉重的棺材，我嚇了一跳，醒來了。但是醒後一想，這是一個好夢：伊明帶着五光十色的帽子，顯然是做了官了；沉重的棺材，明明就是做官得來的大財。這幾

天，伊明一定有銀信寄到的了。」如史伯母說着，不知不覺地眉飛鬢舞的歡喜起來。

聽了這個，如史伯伯的臉上也現出了一陣微笑，他相信這帽子確是官帽，棺材確是財。但忽然想到剛纔接得的信，不由得又憂鬱起來，臉上的笑容又飛散了。

『這幾天一定有錢寄到的，這是一個好夢。』他又勉強裝出笑容，說。

剛纔接到了兒子一封信，他沒有告訴她。

第二天午後，如史伯母坐在家裏寂寞不過，便走到阿彩嬌家裏去。阿彩嬌平日和她最談得來，時常來往，她們兩家在陳四橋都算是第二等的人家。但今天不知怎的，如史伯母一進門，便覺得有點異樣：那時阿彩嬌正側面的立在門子那一頭，忽然轉過身去，往裏走

了。

『阿彩嬌，午飯吃過嗎？』如史伯母叫着說。

阿彩嬌很慢很慢的轉過頭來，說，『啊，原來是如史伯母，你坐一坐，我到裏間去去就來。』說着就進去了。

如史伯母是一個聰明人，她立刻又感到了一種異樣：阿彩嬌平日看見她來了，總是搬凳拿茶，嘻嘻哈哈的說個不休，做衣的時候，放下針線，吃飯的時候，放下碗筷，今天只隔幾步路側着面立着，竟會不會看見，喊她時，她只掉過頭來，說你坐一坐就走了進去，這顯然是對她冷淡了。

她悶悶地獨自坐了約莫十五分鐘，阿彩嬌纔從裏面慢慢的走了出來。

『真該死！他平信也不來，銀信也不來，家裏的錢快要用完了也

不管！」阿彩嬸劈頭就是這樣說。『他們男子都是這樣，一出門，便任你是父親母親，老婆子女，都丟開了！』

『不要着急，阿彩叔不是這樣一個人。』如史伯母安慰着她說。但同時，她又覺得奇怪了：十天以前，阿彩嬸曾親自對她說過，她還有五百元錢存在裕生木行裏，家裏還有一百幾十元，怎的今天忽然說快要用完了呢？……

過了一天，這消息又因無線電話傳遍陳四橋了：如史伯伯接到兒子的信後，愁苦得不得了，要如史伯母跑到阿彩嬸那里去借錢，但被阿彩嬸拒絕了。

有一天是裕生木行老板陳雲廷的第三個兒子結婚的日子，滿屋都掛着燈結着彩，到的客非常之多。陳四橋的男男女女都穿得紅紅綠綠，不是綢的便是緞的。對着外來的客，他們常露着一種驕矜的神

氣，彷彿說：你看，裕生老板是四近首屈一指的富翁，而我們，就是他的同族！

如史伯伯也到了。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湖綢棉袍，玄色大花的花緞馬褂。他在陳四橋的名聲本是很好，而且，年紀都比別人大，除了一個七十歲的阿瑚先生。因此，平日無論走到那里，都受族人的尊敬。但這一天不知怎的，他覺得別人對他冷淡了，尤其是當大家笑嘻嘻地議論他灰色湖綢棉袍的時候。

『阿，如史伯伯，你這件袍子變了色了，黃了！』一個三十來歲的人說。

『真是，這樣舊的袍子還穿着，也太儉省了，如史伯伯！』綽號叫做小耳朵的珊瑚說，接着便是一陣冷笑。

『年紀老了還要什麼好看，隨隨便便算了，還做什麼新的，知道

我還能活……』如史伯伯想到今天是人家的喜期，說到『活』字便停了口。

『老年人都這樣想，但兒子總應該做幾件新的給爹娘穿。』

『你聽，這個人專門說些不懂世事的話，阿凌哥！』如史伯伯聽見背後稍遠一點的地方有人這樣說。『現在的世界，祇有老子養兒子，還有兒子養老子的嗎？你去打聽打聽，他兒子出門了一年多，寄了幾個錢給他了！年輕的人一有了錢，不是賭就是嫖，還管什麼爹娘！』接着就是一陣冷笑。

如史伯伯非常苦惱，也非常生氣，這是他第一次聽見人家的奚落。的確，他想，兒子出門一年多，不曾寄了多少錢回家，但他是一個勤苦的孩子，沒有一刻忘記過爹娘，誰說他是喜歡賭喜歡嫖的呢？

他生着氣踱到別一間房子裏去了。

喜酒開始，大家嚷着『坐，坐，』便都一一的坐在桌邊，沒有誰提到如史伯伯，待他走到，爲老年人而設，地位最尊敬，也是他常坐的第一二桌已坐滿了人，次一點的第三第五桌也已坐滿，只有第四桌的下位還空着一位。

『我坐到這一桌來，』如史伯伯說着，沒有往凳上坐。他想，坐在上位的品生看見他來了，一定會讓給他的。但是品生看見他要坐到這桌來，便假裝着不注意，和別個談話了。

『我坐到這一桌來，』他重又說了一次，看有人讓位子給他沒有。

『我讓給你，』坐在旁邊，比上位卑一點地方的阿琴看見品生故意裝做不注意，過意不去，站起來，坐到下位去，說。

如史伯伯只得坐下了。但這侮辱是這樣的難以忍受，他然乎要舉

起拳頭敲碗盡了。

『品生是什麼東西！』他憤怒的想，『三十幾歲的木匠！他應該叫我伯伯！平常對我那樣的恭敬，而今天，竟敢坐在我的上位！狗！狗！……』

他覺得隔座的人都詫異的望着他，便低下了頭。

平常，大家總要談到他，當面稱讚他的兒子如何的能幹，如何的孝順，他的福氣如何的好，名譽如何的好，又有田又有錢；但今天座上的人，都彷彿沒有看見他似的，只是講些別的話。

沒有終席，如史伯伯便推說已經吃饱，鬱鬱的起身回家。甚至沒有走得幾步，他還聽見背後一陣冷笑，彷彿正是對他而發的。

『品生這狗！我有一天總得報復他！』回到家裏，他氣憤憤的對如史伯母說。

如史伯母聽見他坐在品生的下面，幾乎氣得要哭了。

『他們明明是有意欺侮我們！』她嘎着聲說，『唉，運氣不好，兒子沒有錢寄家，人家就看不起我們，欺侮我們了！你看，這班人多麼會造謠言：不知那一天我到阿彩嬌那里去了一次，竟說我是向她借錢去的，怪不得她許久不到我這里來了，見面時總是冷淡淡的。』

『伊明再不寄錢來，真是要倒霉了！你知道，家裏只有十幾元錢了，天天要買菜買東西，如何混得下去！』

如史伯伯說着，又憂鬱起來，他知道這十幾元錢用完時，是沒有一天去借的，雖然陳四橋儘多有錢的人家，但他們都像蟲一樣的小器，你還沒有開口，他們就先說他們怎樣的窮了。

三天過去，第四天晚上，如史伯伯最愛的十五歲小女兒放學回來，把書包一丟，忍不住大哭了。如史伯伯和如史伯母好不傷心，看

見最鍾愛的女兒哭了起來，他們連忙撫慰着她，問她什麼。過了許久，幾乎如史伯母也要流淚了，她趕停止啼哭，嗚咽地說：

『在學校裏，天天有人問我，我的哥哥寫信來了沒有，寄錢回來了沒有。許多同學，原先都是和我很好的，但自從聽見哥哥沒有寄錢來，都和我冷淡了，而且還不時的譏笑地對我說，你明年不能讀書了，你們要倒霉了，你爹娘生了一個這樣的兒子！……先生對我也不和氣了，他總是天天罵我愚蠢……我沒有做錯的功課，他也說我做錯了……今天，他出了一個題目，叫做『冬天的鄉野』，我做好交給他看，他起初稱讚說，做得很好，但忽然發起氣來，說我是抄的！我問他從什麼地方抄來，有沒有證據，他回答不出來，反而愈加氣怒，不由分說，拖去打了二十下手心，還叫我面壁一整鐘……』她說到這里又哭了，『他這樣冤枉我……我不願意再到那里讀書去了！……』